魯迅底語言

莫高

魯迅的真實生命，就是感情和思想，成功一個偉大的作家的條件，除了要有輕靈的生活經驗，動快的學習精神和堅固的創作活力外，對於語言的研究和成就，魯迅先生中間，還也是一個，要的課題和成功的因素，和其他偉大的巨匠一樣，魯迅先生的語言，正是從語多方面寫出來的。尤其，在對於語言的表現方上，他是別有一種獨的風格。

我們都知道，魯迅先生出生的時代，正是古老的中國轉身的時候，舞時的國內，不但各方面，都有一種樂舞外國的風尚；就是在文學的語言等會，也顯示著幾種不同的路向：一條就是白話文，一條就是語言文，另一條就是語言的轉化，魯迅先生處在這種一個複雜的社會裡，雖然，他是一個以古典的語言為基礎學習出來的人，然而他却是一個新的人，能夠吸收，有銳利眼光的人。他從廣大的民衆語里，挑選出了他自己的一種活的語言。——那就是一種單純的，明瞭的，和流暢的語句。這些語句，由他的表現方能輔論現的思想，和國民觀點的作風。

在「怎樣開始寫作」一文裡，魯迅先生說：「我並不以流暢，並不能夠明確的一切，我都拒絕去，並且，準備來攻擊，對于誤起來的方傳的語言。」他又說：「我不用漂亮的句子，這些句子使人迷惑，至我自己也不完全明白。」「說穿無意思的那些，我從來不把他們保留著的，如果不會用錯的語，我就不勉強自己去寫它。」

所以，我現在魯迅先生的小說、雜文里的語言，是一種經常很短的，組織嚴密的單句；這種字眼語句法的嚴謹規則，簡潔和那樣簡單的意思，和句法的表現的力，使魯迅先生的語言，特別顯出獨特，單純了。

但是，魯迅先生雖然承繼著文學中新語言的革命，可是，他也沒有推毀已往的語言；那種幾千年來的文化中的語言的長處性，漢刻的形象的寫實性，思想和感情傳達的豐富性。這裡還是沒有失了他的作品，並且深刻地把他發揮了。

魯迅先生的語言，就實用，著實個性的，擴大著白話的領域，從語語言，藝文化作品裡，把那些有長處的，的語言提煉出來，並且把他們和現代通行的語言編成一片。這種語言錯利、新鮮而有深厚的靈魂力的功績，正是魯迅先生一輩子的大成績。今天，這方生未死的社會，和這個複雜的文壇上，每個從事於文化工作者，都有向魯迅先生學習的必要，同時更有學習魯迅先生的語言的急需。

王子和水神（中）

（五）

（瑪茨利司絕然變得憂苦了。

曾是上帝的牛物變見他們的大的抑鬱，都同樣女慰他。他哭，流四答說他們的前一樣的快活。現在，這了迫逐朋驛，王子一早起來直到夜晚。他輕輕地離開了樹叢，拜訪每一株初生的植物，他叫起擁抱而在她的藍下喚醒著。

——我們的小學生，你找些什麼？在青草上的橡花間。

蟋蟀，蒼蛾的情人道歉，以為他成為愛情的犧牲。她來在他四周喊跳，但是他再不注意她。大拇打發她：「快和當初在十字路上的蜘蛛以求自慰。

蒼鷺是悲苦的。他們青年輕的王子，向銀一草灘，探索遙遠的大道；他們聽到他抱怨荒蕪的遺及，於是他們說：

——瑪茨利司，你看到水花和泉中的水神麼？

（六）

水花是陽光和黑水的女兒。她是那樣地晶瑩美麗，而黑水的女兒。她是那樣地飛翔，好像羽毛輕輕到風中。

瑪茨利司跳舞，跳著，遠遠地的行蹤，却給不能及到她。眼淚從他的眼睛流溢，失望埋在他的靈魂中。

他跳著，橡林帶著愛苦跟住這愚妄的狂奔。那些橡木飛當他們去路。毛茸用他們針刺的臂膀圍住他，在道道上粗暴地阻塞他。整個橡林雜亂他的孩子。

他跳著，橡林雜亂他的孩子。

變得清晰。朗朗的枝葉伸展得更茂密，枯瘦在山谷間，砍倒的樹幹橫臥在山徑上，岩石在王子面前自己滾動。有時，昆蟲在蕭瑟跟，鳴蟬在他的眼皮上拍著翅膀以致使他盲目了。

德伏拉克

——記一個從貧窮、苦難中成長的音樂家

馬廣文

安東尼·德伏拉克，是波西米亞的靈魂，是波西米亞的樂師，是被西米亞的奴隸的靈魂在他的樂曲之間獲得了自由和解放。

出生在一八四一年九月八日的德伏拉克，他底父親是一家小旅店的老板，在他父親經營的小旅店裡，常有一些流浪人的歌聲，黃昏